

# 奶油小偷

## (Butter Thief)

### 第四章(Chapter Four)

#### 处处是爱



#### 妈咪雅淑姐的疑惑

当妈咪雅淑姐绑住奎师那之后，她走进房子里继续做她的家务。她搅拌着，可是，她的心意却不在那里。她变得有点不安，总是想着奎师那。

“为什么我要绑住祂？”她想。“我真不应该那样做。可是事实上，我绑住祂是正确的。要不然，祂会做出更多调皮的事情。”她反复地想，认为她是不对的。“祂那么温柔和可爱，我却给祂那么多的痛苦。不是给祂。我给我自己太多的痛苦。我给我的心带来太多的麻烦。”

我能够怎么办？奎师那那么生气，我恐怕如果我把祂的绳子解开，祂会在整个博拉佳里徘徊，我将无法控制祂的行为。这个时候最好还是让祂留在那里。”然而，她又无法安静下来。她从房间里继续不断地监视着祂，看祂会做些什么。

#### 对方的一帮朋友

同时，奎师那的牧牛朋友们聚集地围绕着祂，他们开始与祂开玩笑。因为他们又笑又拍手掌，奎师那也开始和他们一起笑。流在祂的脸上和身上的眼泪和黑眼圈的混合物都干了。

现在奎师那变得比较开心，祂已经忘记了祂妈妈所做的事情。小朋友们说：“我们为什么不去解开奎师那的绳子，让祂自由呢？”

奎师那热情地说：“是的，是的！我的手伸不到碾缸的那边去解开绳子，所以，你们应该解开它。”祂的所有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地试着解开绳子，可是那个结被打得太紧了，他们谁也解不开它。然而，他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试着。当一个朋友失败了，另一个会说：“噢你解不开它的，看我的，”然后，他从别人手中夺过那个结就自己试着去解开它。每个人都失败了几次，但是，他们还是继续把别人从那里推开，试了又试。

奎师那的搞笑朋友玛度曼伽拉特别有决心。“你们全部都是虚假的！你们根本不懂。我就能解开它。”他很快地跑过去，把所有的人都从那里推开，他自己试着去解开它，可是他也失败了。所有的人都惊奇地笑他。

一阵吵闹喧哗后，小男孩们想：“如果巴拉德瓦在这里的话，他一下子就能够解开奎师那。那么就完事了，我们也可以做些别的事情。”

就在此时，妈妈罗玉妮和巴拉德瓦帕布正好走过来。巴拉德瓦发现一班小男孩正在院子里和奎师那玩耍，当祂看到奎师那被绑在碾缸时，祂变得极度恼怒。

“这是谁做的事？”祂说。“我会惩罚他的。”

祂非常地恼怒，就连祂的眼睛都变红了，祂的双手因为愤怒而发抖。然后，苏巴拉走到祂的身边，在祂的耳边细语：“噢兄弟，别太生气了。这是妈妈雅淑姐做的事。”

“妈咪？噢，如果是她做的，那我就帮不了什么忙。”巴拉德瓦退下来想：“这里面一定有理由。”

### 拯救的计划

就在这个时候，奎师那想。祂是全知的，祂想起在千年前所发生的一个逍遥时光。“我现在想起了我亲爱的奉献者拿拉达是怎样地诅咒那拉库伟拉和玛尼果利瓦。

那拉库伟拉和玛尼果利瓦是库伟拉的儿子，他是主施威- 毁灭主的朋友，主施威是奎师那最亲密和挚爱的，所以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非常进步和圣洁的奉献者拿拉达也是库伟拉的朋友。有一天，拿拉达看见库伟拉的俩个儿子和一大群来自天堂的美女正在湖里玩耍。那些美女和这俩个年青人都是光着身子，他们玩着不同的游戏，如捉迷藏等。当拿拉达走近时，美女们变得害臊。她们从水里走上来赶快穿上衣服，悔悟地给他顶拜。

那两个年青人却很顽固，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葡萄酒令他们极其兴奋，他们开始无耻地辱骂拿拉达和那些美女。“这个疯子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他是个完全无知的人。你们都是很虚假的，一看见他，你们就离开这个湖。现在兴趣已经完全受到破坏。”

这些年青人一丝不挂地站在伟大的奉献者拿拉达的面前。他们已经丧失了羞耻和智慧。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尊重长者。或者一个圣洁的人。拿拉达看到他们好像干树。他想，“这两个是施瓦基的亲近和亲爱的年青人，所以，我应该给他们上一节好课。”

### 重重的一针

当一个人被刺刺在皮肉上的时候他也就知道什么叫做痛苦，但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会很轻易地把痛苦带给别人，他一点也不悔恨。我们看到人们能够切下鱼的头，和割断山羊，母牛和其它动物的喉咙，仅仅是为了吃它们的肉。如果任何人能够给这样铁石心肠的人们打清醒的一小针，他们就会恢复他们的理性和知觉，“我真不应该这样做。”一个明白自然规律的人能够理解切到手指的痛苦只是我们曾经带给别人痛苦的报应。

我们应该有注意到肉这个词的拼写：肉。它包含着（吃）这个吃字，吃。它表示“我吃它们的肉，相反地，它们也吃我的肉。”每一种行为都有它的报应。如果你辱骂别人，你也会被别人辱骂。如果你给别人一个耳光，别人也会给你一个耳光。那些被杀害的动物会出生在人的身体，它们会吃那些在前生杀害它们的人。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吃鱼和肉。

那拉库伟拉和玛尼果利瓦出身于贵族家庭，他们既是漂亮又是富有。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和有学问的人。这样的人常常是因为有了财富而完全不相信神的存在，当然不想练习崇拜奎师那（灵修-以奉爱瑜伽的方式把他们的心供奉给祂。）由于受到假象的影响，他们认为，“我很有学问，又很帅。我出身于贵族家庭、我是一个婆罗门、我很富有。”那些只会这样想的人们不可能练习崇拜奎师那。

拿拉达看到这两个年青人如此堕落，于是，他决定给他们打一针。“你们的行为完全与树相同，光着身子站着，也不懂得尊重你们的长者。你们的举止是荒谬的！你们应当立即变成树。”

他的话很有力！那拉库伟拉和玛尼果利瓦立即感觉到他们正在改变，他们正开始变成树。他们立即明白到情况的严重性，跪倒在拿拉达的脚下说：噢，拿拉达，我们从不知道，你的威力是这么大。我们总是沉醉于假我之中。现在我们才明白，奎师那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是用来练习崇拜，那么，我们才能够知道谁是神。我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总是吃喝玩乐的。请对我们仁慈。至于，我们要变成树，那不是真的吧？”

拿拉达说：“我所说的就一定会发生。没有人能够把我的话变成谎言。然而，我会减轻对你们的惩罚，因为，你们已经觉悟到你们是多么地愚蠢，你们又是我朋友的儿子。你们当然会变成两棵树，但是，你们会出现在温达文过些时候，奎师那会出现在你们所在的附近。当祂好像小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祂会亲自碰倒你们两个，到时候你们不仅能够得到解脱而且还能得到（巴克提）。”

慢慢地，这两个年青人才变得安静下来。

### **那拉库伟拉和玛尼果利瓦的解脱**

奎师那想起拿拉达的预言，祂想：“我必须实现我奉献者的愿望。”奎师那是万能的，祂在同一个动作上可以实现很多的目标和完成很多的愿望。

奎师那马上叫祂的朋友们把碾缸推出南达巴巴的院子。他们开始把它往大门口推的推，拉的拉。大门口外有两棵很大，很高的阿尊那树。这两棵树给很大的地方带来凉阴，成千上万的小鸟得到它们大树枝的庇护。这两棵树紧挨在一起，在它们的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奎师那爬过这两棵树中间的狭窄通道，可是这个碾缸比祂的身子宽大得多，牧牛童们正在推拉的时候，它被卡在这两棵树的中间。

当缸碰到树的时候，它们通过绑绳和奎师那连接在一起。好像一股电流从奎师那身上流到缸上，再从缸上流到那两棵阿尊那树上。任何人碰到那个缸都会有那股电流。

当奎师那继续拉着那个被卡在两棵树之中的缸时，借助拿拉达的恩典，它们归顺于奎师那的拉力，随着巨大的碰撞声，大树就倒下来了。奎师那的朋友们正开心地和祂玩着、拉着、叫着、玩耍着，说着和笑着，当那两棵树意外的倒下来时，他们突然感到很害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树倒下来的时候，有俩个美丽的半神人出现在奎师那面前。他们给祂顶拜和向祂祈祷，祂祝福他们让他俩去祂的永恒住所，在那里他们将歌颂祂奇妙的逍遥时光。他们对着奎师那绕行后，就回去他们的辉煌目的地。

### **雅淑姐的恐惧和震惊**

Arjuna 树倒下的声音震动了整个博拉佳，所有博拉佳的居民都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往发出恐怖声音的地方跑去。

同时，妈妈雅淑姐正不安和无法集中地做着家务，当她听到这吓人的声音时，她变得非常恐惧。“那个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噢！它距离奎师那很近，很近。”她的心吓得急跳，她马上跑去声音的来源处。所有博拉佳的居民都很快地跑来了。

当他们来到这个场所时，他们才减轻了心中的压力并感到他们很幸运。那两棵树正好倒在奎师那的左右两边，没有压到祂，虽然祂根本没有受到一点伤，他们仍然很担心。雅淑姐从远处看到这一切：“噢，那两棵树倒下来了，奎师那就在中间。如果它们压倒在奎师那身上，那可怎么办？”就这样她再也无法继续再多想，完全地吓呆了，她好像一棵树，没有任何感觉，好像干材似的。既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她好像一个枕头似地站在那里。

### 南达—巴巴释放至尊主

南达—巴巴刚刚从波拉曼达-咖塔沐浴完回家，他也跑着赶来看，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声音。他看见奎师那被绑在碾缸上，他吓哑了，怒火狂烧，他把奎师那抱在他的腿上坐，问祂：“是谁这样做的？”

同时，小朋友们围在一起叫喊着：“巴巴！巴巴！巴巴！那两棵树被奎师那一碰就倒下来了。他们开始祈祷，奎师那和他们也说了些什么的。然后，他们围着奎师那绕圈子，在祂面前平卧着顶拜之后就向北的方向走去。”南达-巴巴不相信他们。“这些小孩子太天真了。”他想：“奎师那能够推倒这两棵大树？这也许是康沙派来杀害奎师那的恶魔。对于雅淑姐，她有如此残忍的心肠和不明智，她不知道她的行为会给奎师那带来多少危险。”突然他无法再想：“如果奎师那被杀害了，那可怎么办？”他再也无法想象了。

树倒下来之后，奎师那笑得很开心。但祂看到正从远处走来的南达-巴巴时，祂开始大声地哭。当南达-巴巴来到的时候，奎师那凄凉告诉他：“妈妈说，她会打我！”祂正哭着，在哭声中祂故意吸着长长的气讲话。

南达-巴巴试着安慰祂，可是祂哭地更厉害。南达-巴巴用他的衣服擦拭奎师那的眼泪，问祂：“我亲爱的儿子，是谁把祢绑住的？”可是奎师那不肯说。

南达-巴巴再问：“是谁绑祢？告诉我！不管是谁我都会惩罚他。”他一边解开绑住奎师那和碾缸的绳结一边追问。

最后，奎师那把嘴巴靠近南达的耳边轻声说：“是妈妈把我绑住的。”

奎师那所给的信息令南达-巴巴吃惊。“是祢的妈妈把祢绑住的？噢！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是一个如此心肠残忍的人。”他给奎师那一个甜饼，祂拿着甜饼，但是，不想吃它，当祂得到更多的安慰时，祂的眼泪也差

不多不再流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停止。南达-巴巴抚摸着奎师那的头和身体，奎师那显得很低沉，祂以害怕的眼光望着妈妈雅淑姐。

妈妈雅淑姐没有外在的知觉。她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她的歌碧朋友们在她的周围看着她。她们明白雅淑姐的心情，她们也深深地感到痛苦。她们多么希望奎师那能够来雅淑姐的大腿上坐！

现在南达-巴巴看上去也是很低沉。他把奎师那和巴拉德瓦放在他的肩膀上-巴拉德瓦在右肩上，奎师那在左肩上就去了雅姆娜河的波罗曼达-伽塔那里洗澡。他帮助奎师那和巴拉德瓦洗完澡后，自己也洗了，经过这个不祥的事件，现在，祂们都被净化了。他再次把奎师那和巴拉德瓦放在肩上就走回家去。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可是那天在雅淑姐的家里没有人想到做饭。谁还会做饭呢？雅淑姐和她的女朋友们都很不安，她们仅仅是凝视着一个空间。她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做饭，更不用说吃饭了。

### 牛棚里的美餐

妈妈罗玉妮看到南达-巴巴带着两个孩子回来，她马上去厨房煮了一些甜粥，她给了南达-巴巴。他喂了俩个孩子，他先喂巴拉德瓦，再喂奎师那。当祂们吃饱了之后，他自己也吃了一些。他还是很低沉，但是，当他吃完后就走到户外去。

印度人的家庭设计-特别是那些富有人家的家庭一般分为两个部分。房子的内部是留给女性用的，它包括厨房和其它她们做家务的一些房间。外部是给男人用的，它包括有院子也叫做会客厅，有凉衣服的房间，这样他们的衣服就不会被猴子偷去。南达-巴巴就是去了这个户外的会客厅。

下午已经过去，是吃晚餐的时候，可是还是没有人煮饭。南达-巴巴带着孩子去牛棚那里，在那里他直接把牛奶喂到奎师那和巴拉德瓦的嘴里，又给祂们吃糖果。这两个孩子又吃又喝直到祂们的肚子很饱为止，已经是晚上，南达-巴巴带着祂们回家。

### 把奎师那带给妈妈雅淑姐

现在，雅淑姐的所有女朋友们都很担心，特别是罗玉妮和乌帕南达的妻子。所有年长的女士和妈妈罗玉妮都到南达-巴巴坐着的地方来，巴拉德瓦和奎师那正坐在祂的大腿上。

那些年长的歌碧对巴拉德瓦说：“祢比奎师那强壮，祂会听祢的话，因为祢是祂的哥哥。赶快把奎师那带到妈妈雅淑姐的大腿上去坐。”巴拉德瓦走过去拉奎师那，但是，奎师那很大力地把巴拉德瓦推倒在地上。奎师那用双手紧紧地抱住南达-巴巴的脖子。

罗玉妮说：“噢，村长南达！奎师那的妈妈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她还是像一块石头似地坐在那个角落里。家里的所有歌碧也因为过份地难过而不吃不喝地静静地坐着。”

“我有什么办法？”南达-巴巴说：“她的行为很残忍，她应该知道这是她生气的结果。”

泪水从年长歌碧的眼里涌现出来：“哎呀！哎呀！你不应该说她残忍！用这种词来形容她是不对的。她的内在和外在外在都特别温柔。”

听到些话，村长南达变得很感动：“儿子！祢要不要去祢的妈妈那里？”

“不！不！我要和你在一起。”奎师那坚决地回答。

“我要和爸爸在一起！”

这时候妈妈罗玉妮走到奎师那面前说：“奎师那，那么晚上呢，祢要在哪里睡觉？”

“我要和爸爸一起睡觉。”

“祢不和妈妈一起睡觉吗？”

“不。”

吾帕南达的妻子说：“祢可以和巴巴一起睡觉，可是，要是肚子饿了，那怎么办？谁会喂奶给祢吃？”

“我会直接吃奶牛的奶。我的巴巴会给我吃的，他也会给我吃糖果。”

“谁会和祢一起玩耍？”

“我的哥哥和南达-巴巴会和我一起玩。”

“祢去祢的妈妈那里不行吗？”

“不，我再也不去她那里。”

南达-巴巴说：“为什么祢不去妈妈罗玉妮那里？”

奎师那一边哭一边生气地说：“我叫我的大妈妈来帮我解开绳结，但是她没有来，妈妈罗玉妮也没有来。”

听到这些话，罗玉妮的眼泪直流，她轻声地说：“小宝宝，祢的心不要太残忍了，祢的妈妈是为祢而哭！”

听见这些话，奎师那的双眼充满着泪水。祂周围看了看，祂看到祂的爸爸，南达-巴巴的眼睛也正充满着快要掉下来的泪水。

“小宝宝！我是不是应该给你妈妈一个耳光？”南达-巴巴问祂。祂抬起他的手就好像正要打某人的姿势。奎师那无法忍受这个举动。祂紧紧地抓住祂爸爸的手。在这个时候，南达-巴巴才明白雅淑姐心中的痛苦。

妈妈罗玉妮对奎师那说：“如果你的妈妈会...那可怎么办？”她停顿下来并用手指在头上轻拍了一下，意为“如果她会死去那可怎么办？”

噢！看到这些，奎师那变得很紧张。祂开始大声地叫：“噢，妈妈！妈妈！”祂从祂爸爸的腿上跳下来，开始自发性地往祂的妈妈那里跑去，伸出双手要去坐在她的腿上。

罗玉妮正哭着，她抱起也正在哭的奎师那就赶紧跑去女性的住所，并把祂放在妈妈雅淑姐的腿上。直到现在为止，妈妈雅淑姐都是像一座雕像那样没有感觉地坐着，当罗玉妮把奎师那放在她的腿上时，她才醒过来并且变得很轻松。

“我亲爱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她反复地叫着，令人伤感的心颤抖着。她用面纱盖着奎师那哭着哭着像一只苦拉丽鸟。

奎师那开始安慰她：“妈妈！妈妈！妈妈！”这个时候罗玉妮和其他所有的歌碧都在场，她们全部都哭了，大声地哭着。

雅淑姐哭着、奎师那哭着、罗玉妮哭着、所有的歌碧都哭着。在会客厅里，南达-巴巴也哭着。每个人都在哭。整个地方都被浓厚的父母之爱和感情的气氛所掩盖。

过了一会，雅淑姐平静下来了，她给奎师那喂奶，正在此时，晚饭也准备好了。南达-巴巴被请来荣耀祭余食品。奎师那和巴拉德瓦一个左一个右地坐在他的身边。南达-巴巴说：“奎师那，你去叫你的妈妈。如果她不来吃饭的话，那么，我也什么都不吃。”

雅淑姐很羞愧也很难为情，她是真的不想来，可是，奎师那抓住她的面纱拉着她来，她无法反抗，祂把她带来给南达-巴巴。

南达-巴巴拿了一些食品，分了一些给奎师那和巴拉德瓦，留下一些分给雅淑姐家里的每一个人。奎师那正坐在雅淑姐的腿上，那天晚上祂和她一起安静地睡觉了。

主奎师那，至尊人格首神，展现很多美丽的逍遥时光。为了什么？因为它能够唤醒那些真正爱祂的人们的爱意和感情。

Gaura Premanande!